

面纱

The Painted Veil

[英]毛姆 / 著
田伟华 / 译

别掀开被那些活着的人称之为生活的华丽面纱。

——毛姆

一部饱受争议却直探人生真谛的女性精神觉醒之作
20世纪英国风云小说家经典代表作



开明出版社

面纱

The Painted Veil

〔英〕毛姆 / 著
田伟华 / 译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纱 / (英) 毛姆著 ; 田伟华译著 . — 北京 : 开明出版社 , 2018.5

ISBN 978-7-5131-4195-6

I . ①面… II . ①毛… ②田…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8537 号

责任编辑: 卓玥

面纱

作 者: (英) 毛姆著 田伟华译著

出 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编 100089)

印 刷: 三河市金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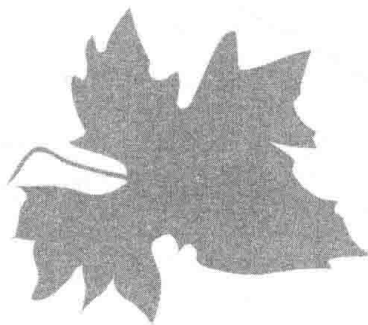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被那些活着的人称为生活的华丽面纱。” [1]

“……the painted veil which those who live call Life.”

[1] 出自雪莱创作的十四行诗《别掀起这华丽的面纱》。此句为该诗首句，原句为“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 which those who live call Life”，译为“别掀起被那些活着的人称为生活的华丽面纱”。



自序



写这个故事，是受了下面这几句但丁的诗的启发：

“喂，当你重返人间，
结束漫漫旅程的时候，”
第三个幽灵接着第二个幽灵的话说，
“请记起我，我是皮娅^[1]。
锡耶纳^[2]造了我，马雷玛^[3]毁了我，
那个在娶我的时候，
第一次把宝石戒指戴上我手指的他，知道这事儿。”^[4]

当时我正在圣托马斯医学院^[5]实习，适逢复活节，我有六个

[1] 皮娅，生于锡耶纳，嫁给奈罗为妻。奈罗怀疑她有奸情，将她杀死在马雷玛的城堡中。

[2] 意大利一城市。

[3] 指意大利沿海附近的大片沼泽地。根据诗人但丁《神曲》的描述，这个地方位于切齐纳和柯奈托之间。

[4] 详见但丁《神曲》第二部分“炼狱（净界）”。

[5] 创办于1215年的一所教学类的医院，位于伦敦中部。

星期的独享假期。把衣服装进手提式旅行包，20英镑装进口袋，我就出发了。我先去了热那亚和比萨，而后去了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的劳拉路^[1]上，我在一位与女儿同住的寡妇的公寓里租了间房子——食宿全包（讨价还价了半天人家才答应），每天的费用为四个里拉，站在窗边能看到大教堂那漂亮的圆顶。恐怕她从我身上赚不到什么钱，因为我食量巨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吞下一大堆通心粉。这位寡妇在托斯卡纳山中拥有一座葡萄园。据我回忆，她用自家葡萄酿造的勤地酒^[2]是我在意大利喝过的最好的葡萄酒。她的女儿每天都会给我上一节意大利语课。那时候，我觉得她是个成熟的女子，可我并不认为她的年龄超过二十六岁。她有过不幸的过去。她的未婚夫是位军官，在阿比西尼亚^[3]被杀，从此以后，她便一直守身未嫁。不难想象，等她母亲一死（这位胸部丰腴、满头灰发、生性活泼的女士，不到亲爱的上帝觉得时机合适的那天是不会死的），艾尔西丽娅便会皈依宗教。不过她却满心欢喜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她喜欢大笑。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快乐，不过授课的时候她就变得严肃了。每当我脑袋糊涂或者不专心听讲的时候，她总是用一把黑尺子敲我的指关节。倘若这件事没有让我想起以前曾在书中读到过的那种小学教员并让我哈哈大笑的话，我定会为自己被当作小孩子对待而愤愤不平。

我过得很辛苦。每天我都要先翻译易卜生某部戏剧中的几页，

[1] 原文为“via Laura”，“Laura”这个词在英语中有修道院的意思。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劳拉路两旁确实有很多著名的修道院。

[2] 意大利本地产的一种干红葡萄酒。

[3] 埃塞俄比亚旧称。

为的是熟练掌握技巧，不费力地写对话；然后，手里拿着罗斯金^[1]的著作去欣赏佛罗伦萨的风光。根据书中所授观点，我对乔托^[2]负责设计和建造的钟楼及吉贝尔蒂^[3]建造的青铜大门赞赏有加。我先是对乌菲茨美术馆^[4]内的波堤切利^[5]的作品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而后将偏激青年那对谁都不屑一顾的肩膀转向了大师不喜欢的那些作品。吃过午饭，上完意大利语课，我会再次出门，去参观教堂，沿着亚诺河一边做白日梦一边漫游。晚饭过后，我会出去探险，或许是因为我单纯，或许是因为害羞，反正每次回来的时候我的贞操都跟出门时一样完好无损。尽管房东太太给了我一把钥匙，可每次听到我进门，把门问好之后，她都会如释重负地叹口气，因为她总担心我把这事给忘了。回来之后，我便接着研读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斗争的历史^[6]。我痛苦地意识到，浪漫时期的那些作家不是这么干的，尽管我对他们当中是否有人曾靠着20个英镑想方设法在意大利过六个星期这种事心存怀疑。我过的是一种清醒而勤勉的生活，

[1]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推崇哥特复兴式建筑和中世纪艺术，捍卫拉斐尔前派的艺术主张，反对经济放任主义。著有《近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和《时与潮》等。

[2] 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建筑师。

[3] 吉贝尔蒂（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雕塑家，早年曾学习金饰艺术，以制作取材于《圣经》故事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青铜大门的浮雕而著称。

[4] 佛罗伦萨市内历史最悠久、最有名气的一座艺术博物馆。

[5] 波堤切利（约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运用背离传统的新绘画技巧，创造出富于线条、节奏且擅长表现情感的独特风格。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6] 中世纪意大利的两个宗教派别，彼此间相互斗争。

我喜欢这种生活。

《地狱》我早读过了（读的是翻译本，碰到生词我总是认真地查字典），所以艾尔西丽娅便从《炼狱》教起。在教到上面我引述的那一段时，她告诉我皮娅是锡耶纳的一位贵妇，她的丈夫怀疑她与别人通奸，但因考虑到她的出身，不敢杀死她，便把她带进了他在马雷玛的城堡。他确信那里的毒气会将她毒死，却没想到，她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死。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便把她扔到了窗外。我不知道这件事是艾尔西丽娅从哪里听来的，据我所知，但丁不会把故事描写得这么详细，但基于某种原因，这个故事却让我很中意。我在脑子里把这个故事想了又想。很多年来，我不时在脑子里把它想上两三天。我常常在心里对自己重复这句“锡耶纳造了我，马雷玛毁了我”。但它只是我脑子里众多题材中的一个，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它忘了。毫无疑问，我把它当现代故事看待了，却想象不出在当今世界中这些事件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背景。直到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之后，我才发现了这样一个背景。

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先想到的是故事而不是人物，我觉得这是唯一一部我这么写的小说。人物跟情节之间的关系很难解释。人物凭空想不好想，在你想的那一刻，总得想他身处的环境，他正在干什么；这样一来，人物连同其主要行为才像是想象力同步行动的结果。但这一次，我是先把故事慢慢构思好，然后再挑选合适的人物的；这些人物是我根据很久以前在不同的环境中认识的那些人创造出来的。

这本书让我遇到了一些作家可能会遇到的麻烦。起初，我把故事的男主人公称作雷恩，挺普通的一个名字，但在香港似乎有几个

叫这个名字的人。这几个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连载这部小说的杂志的老板赔付了人家250英镑才算了事，我也把名字改成了费恩。然后，殖民大臣助理觉得自己受了诽谤，威胁说要提起诉讼。这让我觉得很吃惊，因为在英国，人们可以把首相写进剧本，或者把他用作小说中的人物。碰到这种事，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大法官，或者身居此类高位的人都会面不改色。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暂居卑职的人竟觉得此书针对的是他。不过，为了免去麻烦，我把香港换成了一个虚构出来的叫作清廷^[1]的殖民地。此事发生的时候此书已经出版，因此只能被召回。某些收到此书的精明的评论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托词拒绝把书退回来。如今这些书产生了书志学上的价值，我觉得现存的大概有60本，都被收藏家花高价买去了。

[1] 此书中清廷已改为香港。关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的说法，只是英国人的观点。虽然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中国政府不承认香港属于殖民地性质。1972年第27届联合国大会决议规定，香港不属于殖民地范畴，属于中国主权问题。



目 录



Chapter 01	001
Chapter 02	005
Chapter 03	008
Chapter 04	011
Chapter 05	013
Chapter 06	016
Chapter 07	018
Chapter 08	021
Chapter 09	025
Chapter 10	028
Chapter 11	031
Chapter 12	036
Chapter 13	039
Chapter 14	041
Chapter 15	046
Chapter 16	048
Chapter 17	051
Chapter 18	055

Chapter 19	059
Chapter 20	061
Chapter 21	067
Chapter 22	070
Chapter 23	075
Chapter 24	081
Chapter 25	087
Chapter 26	092
Chapter 27	099
Chapter 28	100
Chapter 29	102
Chapter 30	105
Chapter 31	107
Chapter 32	110
Chapter 33	113
Chapter 34	116
Chapter 35	118
Chapter 36	121
Chapter 37	123
Chapter 38	127
Chapter 39	133
Chapter 40	136
Chapter 41	138
Chapter 42	141

Chapter 43	144
Chapter 44	147
Chapter 45	150
Chapter 46	152
Chapter 47	155
Chapter 48	158
Chapter 49	164
Chapter 50	167
Chapter 51	170
Chapter 52	173
Chapter 53	176
Chapter 54	178
Chapter 55	183
Chapter 56	188
Chapter 57	194
Chapter 58	199
Chapter 59	204
Chapter 60	208
Chapter 61	213
Chapter 62	216
Chapter 63	222
Chapter 64	228
Chapter 65	230
Chapter 66	232

Chapter 67	237
Chapter 68	238
Chapter 69	245
Chapter 70	248
Chapter 71	251
Chapter 72	255
Chapter 73	258
Chapter 74	262
Chapter 75	264
Chapter 76	269
Chapter 77	272
Chapter 78	278
Chapter 79	282
Chapter 80	286



Chapter 01

她惊叫了一声。

“怎么了？”他问。

屋里拉着百叶窗，光线很昏暗，可他还是能看到她脸上因恐惧而突然出现的慌乱。

“刚刚有人推了一下门。”

“呃，是女佣吧，要么就是哪个男仆。”

“他们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来。他们都知道我吃过午饭总要睡一觉。”

“那会是谁？”

“沃尔特。”她嘴唇颤抖着低声说。

她指指他的鞋子。他想把它们穿上，却因为被她的恐惧感染，变得紧张、笨手笨脚了；还有，鞋子偏偏又紧得不行。她不耐烦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把一个鞋拔子递给他，之后自己急忙穿上睡袍，光着脚，走到梳妆台前。她留的是短发，脖子后面的头发朝前

弯起，紧贴脸颊的那种。她拿起一把梳子，把乱的地方整理好，这时他才把第二只鞋的鞋带系好。她把他的外套递给他。

“我怎么出去？”

“最好先等一会儿。我隔着窗户朝外看看，没事的话你再走。”

“不可能是沃尔特。直到五点他才离开实验室呢。”

“那是谁？”

这会儿，他们小声说着话，她在发抖。他想到，一遇到紧急情况她就会失去理智。他突然很生她的气：既然这地方不安全，那她为什么偏要说是安全的呢？真该死！她屏住呼吸，将一只手放在他的一只胳膊上。他顺着她的视线望去。他们面对窗户站着，窗外就是走廊。窗户关着，百叶窗拉着。他们看到那个白色的瓷把手慢慢转了。他们没听到走廊上有谁在走动。把手仍然在悄无声息地动着，这情景可真吓人。一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声音。然后，他们看到另外一扇窗上的白色的瓷把手也开始鬼使神差地转了起来，也是那么鬼鬼祟祟、无声无息，令人不寒而栗。太吓人了，基蒂^[1]终于受不了了，张开嘴就准备大叫。他一看大势不好，赶紧用手捂住她的嘴。就这样，她的叫声被闷在了他的手指间。

一片寂静。她靠着他，膝盖在抖，他担心她会晕倒。他皱着眉头，咬着牙，将她搀扶到床边，让她坐了下来。她的脸白得像纸，尽管他的面颊原本是黑褐色的，可这时也变得苍白了。他站在她身旁，困惑地盯着那个瓷把手。他俩谁也没说话。然后，他看到她哭了。

[1] 原文为Kitty，即凯瑟琳（Katherine）的昵称。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这样，”他生气地小声说，“反正都这样了，咱们得硬撑下去。”

她寻找她的手帕，他看出了她的心思，便把她的包递给了她。

“你的遮阳帽呢？”

“放楼下了。”

“哦，上帝！”

“听我说，你得振作起来。刚刚绝对不可能是沃尔特。他怎么会在这个点儿回来呢？他中午从没回来过，对不对？”

“对。”

“我敢跟你打赌，赌什么都行，刚刚肯定是男仆。”

她露出了笑容。他浑厚的嗓音让她感到安慰，消除了她的不安。她拉过他的手，满怀深情地握着。他让她平静了一会儿。

“听我说，咱们不能总待在这儿。”他说，“你觉得能到走廊上看看吗？”

“我想我还站不起来。”

“你这儿有白兰地吗？”

她摇摇头。他皱皱眉，面色阴沉了下来，心里渐渐变得烦躁起来，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突然，她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

“万一他在那儿等着呢？”

他强迫自己笑了笑，仍然保持着温柔、令人信服的声调。他很清楚这么做的作用。

“不可能。拿出点儿勇气来，基蒂。怎么会是你丈夫呢？他进来，看到一个陌生的遮阳帽，走到楼上，发现你的门锁着，肯定会大吵大闹一番的。肯定是哪个仆人。只有中国人才会那么拧把手。”

她觉得踏实多了。

“就算是女佣，这事也不太好。”

“实在不行就给她俩钱，把她收买了，要不就吓唬吓唬她。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没什么优越的地方，但终究还是能管点事儿。”

他说的肯定没错。她站起来转过身子，面对他，伸出胳膊；他抓住她的两只手，吻她的嘴唇。那是一种狂喜的吻，她都感觉有些痛了。她崇拜他。他放开她，她走到窗边，把门闩解开，又打开百叶窗朝外面看了看，结果连个鬼影都没有。她溜到走廊上，先朝丈夫的更衣室里望了望，又朝自己的起居室里看了看，发现都是空的。她回到卧室，朝他示意。

“没人。”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幻觉。”

“别笑。可吓死我了。你先去我的起居室坐一会儿，等我穿上袜子和鞋子。”